

张恨水
著



现代青年

团结出版社

张恨水
著



現代青年

團結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青年/张恨水著. —北京: 团结出版社, 2008.1

ISBN 978-7-80214-302-9

I. 现… II. 张… III. 章回小说—中国—现代 IV.
I2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68746 号

出版: 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 100006)

电话: (010) 65133603 65238766 85113874 (发行部)

(010) 65228880 65244790 (总编室)

(010) 65244792 65126372 (编辑部)

网址: <http://www.tjpress.com>

Email: 123456@tjpress.com (出版社) 65244790@tjpress.com (投诉)

65133603@tjpress.com (购书) 65228880@tjpress.com (投稿)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装: 三河东方印刷厂

开本: 170×230 毫米 1/16

印张: 18.5

字数: 320 千字

印数: 6000 册

版次: 2008 年 1 月第一版

印次: 2008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80214-302-9/I·134

定价: 29.80 元(平)

(如有印装差错, 请与本社联系)

作者自序

吾作品中，以青年读书不成为主题者，除此篇外，尚有一《似水流年》。《似水流年》说部已为电影公司稍改其情节，播于银幕。公映之第一日，余适客上海，曾拨冗往观。当映至一青年于其爱人前，不认老农为父时，座后有客喟然曰：此非虚想，吾乡实有类此之事。余闻之，心窃慰，以余所描写，幸尚未超过事实也。《现代青年》一书，予不敢谓佳，然下笔时，不敢超出社会实况，则较之作《似水流年》，有过之而无不及，读者而疑吾言，则在青年驰逐之场，稍加研究，必可发现不少之西装革履，皆父母血汗之资所易也，吾人极不赞成养儿防老，积谷防饥之旧观念。但见若干青年，耗其父兄血汗挣来之钱，如泥沙掷去，劳逸相悬，亦良为不平。而此等人则尚高谈主义，以现代青年自命。然则所谓不现代者，其程度又当如何乎？作小说者，理不应自置批评于书中。故余亦唯有出之以叹息之态，而名此书曰《现代青年》！

中华民国二十三年七月廿七日张恨水序于上海新亚二楼

目 录

作者自序	1
第 一 回 此日难忘教儿半夜起 良辰不再展画少年看	1
第 二 回 小试天才牵牛联旧句 高谈人事移榻受新知	8
第 三 回 骨肉见天真相依为命 稻粱谋晚计刻苦经年	15
第 四 回 两小无猜寄居增友爱 一介不取弃产绝乡情	23
第 五 回 一车行李含泪别故园 数件乡仪赧颜探巨室	30
第 六 回 豪仆夸家世名姝恃宠 新邻来陋巷老嫗垂怜	37
第 七 回 频唤哥哥相亲如手足 辛劳夜夜发奋愧须眉	45
第 八 回 含笑订良缘衣裳定礼 怀忧沾恶疾汤药劳心	53
第 九 回 病榻感私恩掬肠细语 江头系别绪忍泪偷弹	62
第 十 回 隔室听南音他乡遇艳 故宫看国宝御道联踪	70

第十一回	品茗传神殷勤迷座客 读书怯试慷慨说名姝	78
第十二回	舐犊情深彷徨度永夜 牵衣泪急踟蹰上归车	87
第十三回	遗帕散相思似存深意 闭门作闲话遽启微嫌	96
第十四回	年少怎忘情终随艳迹 交深为泄忿自发狂言	104
第十五回	冷眼未能逃传书逐客 热心终不改闭户留宾	112
第十六回	深入迷途受金迁客寓 忽生悟境侧耳听书声	120
第十七回	索影作甘言再施妙腕 赠衣惊厚宠更溺情波	127
第十八回	甘伏雌威背师铸大错 真同儿戏负气订新盟	135
第十九回	服敌挟郎来高宣约指 伤心连夜梦暗毁家书	142
第二十回	意外周全还珠舍爱婿 醉中慷慨奋臂谒封翁	152
第二十一回	一电激啼痕登门问罪 满城传笑柄闭户逃名	160
第二十二回	接木移花突来和事老 焦头烂额重伍弄潮儿	169
第二十三回	捉月拿云蹑踪追旧友 钩心斗角易帜激骄娃	177

第二十四回	踌躇带羞来坠欢可拾 牺牲垂泣道缺憾难填	184
第二十五回	别具阴谋暗布迷魂阵 各存退步难抛赤子心	192
第二十六回	慈念未全灰两番破产 悲风何足惧千里寻儿	201
第二十七回	客店病身孤思儿肠断 倡家秋夜短结伴情豪	209
第二十八回	恩怨不分解囊救病叟 聪明尽塞肱篋背情人	217
第二十九回	约指借来计成人忽遁 纤腰舞倦梦醒客何归	225
第三十回	欲死未能挺身谈奋斗 求生乏术访客作狂游	233
第三十一回	一客登堂牧童堪作范 三餐断火名士更无家	241
第三十二回	纸上见凶音客窗陪泪 夜阑作小贩雪巷惊寒	249
第三十三回	无路忍归来几番生死 弥留依老弱半夜凄凉	257
第三十四回	合作变空言又成逐客 相逢忘旧怨好是明星	264
第三十五回	嫁婿为风流屈成伉俪 见娘搆疑案当作偷儿	273
第三十六回	事白各断肠生离死别 病痊一哭墓地老天荒	281

第一回

此日难忘教儿半夜起 良辰不再展画少年看

一个很值得纪念的晚上，三四点钟的时候，我们书中主要人物的一个，正在磨豆腐。那时天上的星斗，现着疏落零乱的样子，风在半空里经过，便有一些清凉的意味。街上是一点声音没有，隐隐惨白的路灯，在电灯柱上立着，映出这人家的屋檐，黑沉沉的，格外是不齐整。因为街上的情形是这样，所以屋子里头的磨豆腐声：兀突，兀突……一声声响到街上来。屋子里是个豆腐作坊，伛偻的屋子，露出几根横梁。檐席下垂着一个圆的蔑架子，上面晾着百叶；柱子上挑出许多小竹棍子，棍子上挂着半圆形的豆腐旗子，好像给这屋子装点出豆腐特色来。四周除悬着豆腐旗外，其余是豆浆缸，豆干架子，磨子，烧豆浆的矮灶，大缸，小桶，以至于烧灶的茅草，把这个很小的屋子，塞得一点空隙地位都没有。屋子柱上挂了一盏煤油灯，灯头上冒出一枝黑焰，在空中摇摇不定。满屋子里，只有一种昏黄的光，照见人影子模糊不清。这磨子边有个五十上下的老人，将磨子下盛着的一木盆豆渣，倒在矮灶上一个滤浆的布袋里，要开始作那筛浆的工作了。灶门口茅草上，坐着一个青年秃子，灶里的火光，照着他通红的脸，圆顶上，稀疏的黄发，光光的额角，半开不闭的眼睛。他手上捧了一束茅草，只管向灶口里塞着，不时的头向前点动着，在那里打盹。老人道：“小四子！你今天又没有睡够吗？”小四子突然头向上一伸，睁开眼道：“水烧开了吗？”老人道：“水是没有烧开，柴快烧完了。年轻人这样打不起精神来，怎样混到饭吃！时候不早了，去把小老板叫起来罢。”小四子道：“天还没有亮啦。小老板叫得起来吗？这末早，把他叫起来作什么？”老人将蓝褂子的大襟掀起一片，擦了一擦额头上的汗珠，笑道：“你知道什么？今天是你小老板初中行毕业礼的日子，天亮就要去，早点把他叫起来，让他洗洗脸，吃些点心，舒舒服服的，让他上学去。”说时，摸了胡须道：“我挣到今日，很是不容易。”说着，用手互相搓起来，嘻嘻地望着小四子，于是小四子放下了火箸，向店房后面去了。这个老儿，站在一条踏脚上，

两手扶了滤布，向左右周折的筛着，将豆浆筛到那水锅里去。他听到豆浆轰隆隆落到水锅里去的声音，好像都很有力量，像在那里庆祝着他事业的成功。那滤布袋的十字木架子上，墨笔写着“周世良记”。他望了那字，一个人自言自语地道：“我周世良倾家荡产，抚养儿子，儿子居然考了第一，得有今日，也不枉费这番苦心了。”他如此想着，精神大为振奋，两手摇着滤布，更是得劲。约摸有十分钟的工夫，小四子将小老板周计春叫来了。他穿了黄帆布的短脚裤子，上身套了翻领短袖衬衫，露出白中带红的皮肤来。他头上短黑的头发，半蓬乱着，两手一阵向后抄着头发，还连连地打了几个呵欠，表示出他朦胧未全醒的神气来。周世良放下了滤袋，迎上前来，笑道：“孩子！你已经睡够了吗？”计春伸了一个懒腰，笑道：“醒是没有醒过来，可是不起来，你还会叫我的。嘿！豆腐浆没有开锅，还早着啦。”世良道：“小四子！你来筛浆，我有点事去。计春！你洗脸漱口罢。”说着，他走进屋子里去了。一会工夫，他手上提了一个白布包袱出来，将它放在账桌上打开，一双漆黑光亮的皮鞋，一双干净平整的细纱袜子，一套白如雪的制服，一样一样的举了起来，笑着问计春道：“昨天一天，我就全给你办好了。”计春接着衣服，先看了一看，周围四转打量了一遍，简直没有可以放下的地方，依然放到账桌上来。世良道：“新东西，不要没有到学校里去，就弄脏了。”正说着，远远地听到喔喔喔！鸡叫了几声。接着门外咚咚咚有小车轮滚着石板声。世良道：“推菜的车子，已经上市了，去换上衣服罢。”计春将衣服包起，依然到后面卧房里去。世良回头一看，锅里的豆浆已经沸了，拖过木桶来靠住了矮灶，将大木勺舀了豆浆，向木桶里倾下去。那豆浆的热气，哄哄的向上蒸着。世良卷了蓝布褂子的大袖，两手臂上的肉筋，条条的向上鼓了起来。口里嘘着风吹那豆浆的热气，还不住地唱着不成板眼的皮簧：“我本当，不打鱼，家中闲坐。无奈我，家贫穷，无计奈何！清晨起，开柴扉……”“干爹！豆腐浆得了吗？”一位十五六岁的姑娘，用手扶了店房后的院门，向这淡黄色的灯光里面望着。世良手扶了木桶，伸着手道：“拿碗来，我和你舀上一碗罢。菊芬！你妈起来了吗？”菊芬道：“妈起来了，她不喝豆浆。”世良将豆浆连续的舀完了，找了一个箩筐，将浆桶盖上，便开了一扇店门。在屋檐下向天空上看了看，东方有些鱼肚色，头顶心的星斗，只剩几个杯子口大的大星了。世良走进屋来，向菊芬道：“你不喝豆浆，问豆浆开不开作什么？”菊芬道：“若是没有开，我来烧火，让小四子筛浆，你好料理着计春哥上学。”世良望了她笑着，摸了胡子道：“你计春哥毕业，连你也起了劲，你现在知道读书上学，是一件好事吧！”菊芬嘴里衔了个指头，靠了门道：“下半年平民小学毕了业，我也进中学去。我妈说，她给我攒了几十块钱了。干爹！你也帮我一点忙罢。”世良道：“你计春哥说是下学期，要到南京进高中去了，这不定一年要花多少钱，我还帮得起你的忙吗？只要你计春哥把书念成了功，我们都好了。瞧瞧去，你哥哥衣服换好了吗？”菊芬走到

他面前，一弯腰，将他的青布裤脚子牵了起来。笑道：“干爹这裤脚上破了这样一个大窟窿，怎么也不脱下来补上一补？”世良笑道：“我一个磨豆腐的人，整天身上水淋漓的，穿得那样好作什么？”正说到这里，皮鞋橐橐作响，计春走了出来，见了父亲，缩住脚一立正，两手扯着衣襟，说道：“我这身衣服，真合身材，可是下半年我不在这学校里念书，这身衣服恐怕不能穿。”世良道：“不能当制服穿，平常当便衣穿，还有什么不行吗？只要你好好的念书，多穿我两件衣服，那倒不要紧。”计春又掉转身来，向菊芬道：“你看，这比我那套旧制服要好得多吧。今天下午，我们一路去游菱湖公园去。”菊芬跳了一跳，笑道：“真的吗？”世良道：“菊芬！这就是你不对了。刚才你还说，要干爹帮你的忙，好让你去念书；现在听到哥哥说要去游公园，你马上就起劲，这是读书人的样子吗？”菊芬反转左手去掏了辫梢，只管在右手心里转着打圈圈，微微地向世良笑着。世良道：“你穿了这衣服，让倪干妈去看看吧。”计春道：“这样早，干妈怕还没有起来吧！”菊芬笑道：“我妈早起来了，在做东西给你吃呢。”世良笑道：“你看，干妈都在做东西你吃了，你若是没有起来，怎样对得住人家呢？”菊芬拉着计春的手道：“去罢，我妈等着你呢。干爹！你等一会再来点豆浆的卤，一路去。”世良道：“我不去，我不饿。”计春整了一整衣襟，也笑道：“干妈有吃的呢。你磨了一早的豆腐，还吃不下去一点吗？”世良看看儿子穿了这一身新制服，头发又是梳得溜光的，在捆腰的板带上，取下了旱烟袋衔在嘴里，笑嘻嘻的装了一袋烟抽着，望了计春和菊芬并肩站的样子，说不出来有一种怎样的高兴。他口里衔了烟嘴子道：“好罢，我转老还童，跟着你们后面也来玩一个罢。”于是三个人推开店房后院门，到菊芬家里来。菊芬的母亲倪洪氏，是个女鞋匠，就在这后院三间破屋里住着。每日在鞋子店里，接几双鞋帮子回来做做。她和世良，是个来回账，菊芬拜世良做干爹，计春又拜倪洪氏做干娘。他们一走到后院，便见倪家正中供祖先的屋子里，在正中桌上，点了一对小小的红蜡烛。走进去看时，有两个大瓷盘子，一盘子装着糯米糕，一盘子装着粽子，都是热气腾腾的。洪氏听到他们来了，早捧了一把瓷壶出来，笑道：“周老板也来了，不来，我还要去请你呢。菊芬！你把抽屉里那一把筷子和一碟白糖拿出来。”菊芬答应着，拿了放在桌上。那碟子白糖上面，还放了十来根红丝。世良看了，不住地点头，向计春道：“你不要辜负了你干妈这番苦心。你看这白糖上放了红丝，还取个吉利意思呢。”洪氏斟了两杯茶，让他爷儿俩坐着，把粽子和糯米糕移了过来。计春笑道：“这一早东西都预备好了，多谢干娘费心。天还没有亮，你先吃两个粽子罢。”洪氏一伸手，就拿了一个粽子，将棕箬剥了，用筷子夹了蘸好了糖，然后送到计春面前来，笑道：“恭喜你今天毕业，不要忘了高中，高中，粽子总是要吃一个的。这是好口气，以后你还要高中呢。”计春接了粽子吃着，笑道：“干娘还是这种旧脑筋，以为读书的人，都是像从前三考一样，赶考中状元。我和爹爹早说好了，初中毕

业以后，我就去学工……”洪氏道：“哟！要学工，为什么还费那样大的事，在学堂学许多年，家里花许多钱呢？想学哪样，到哪一行去学三年徒就是了。”计春道：“我若是愿当一个木匠，或者愿当一个裁缝，自然用不了费这样大的事。不过我的意思，是想当个造机器的工程师。中国现在最缺少的是这项人才。”洪氏笑道：“做机器倒是一项发财的事情，但是就怕抢洋鬼子的生意不过，还是毕了业混个差使当，大家都风光些。”计春笑道：“和你们这些没受过教育的老太太说话，真没有办法。”世良手上又拿了一块糯米糕，蘸了一些白糖，塞在嘴里吃着，笑道：“我要去点卤了。再不去，豆浆就冷了。”说毕，就向外走。走到院子里，向屋子里叫道：“天快亮了，计春！快上学去罢。”计春向门外看时，果然天上已经现了灰色。他就拿了一块糯米糕，向外走来。菊芬在后面跟着，悄悄地问道：“计春哥！今天下午，你是带我去游公园吗？”计春道：“你到我屋子里去，我慢慢地告诉你。”他说着，向屋子里走，将一顶帽子，交给菊芬道：“你给我戴上。”于是坐在凳子上，等菊芬来戴。菊芬低声笑道：“我手上有糖有蜜吗？为什么要我戴帽子？”计春道：“这个时候，外面没有光亮放进来，灯下照镜子又看不见，所以要你给我戴上，免得戴歪了。”菊芬道：“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我就给你戴上罢。”于是两手捧了帽子，给他端端正正的戴上。计春突然握住了她一只手道：“今天吃糕吃粽子都有意思的。祖宗位前点了一对红蜡烛，那是什么意思呢？”菊芬道：“那有什么不懂的？不过是要红红火火罢了。”计春道：“我看不是那个意思。你猜是什么意思？点红蜡烛……”菊芬将手一抽道：“不是你今天去行毕业礼，我要说出不好的来了，你这个人越学越坏了。”说毕，向计春丢了一个眼色，掉转身来，就跑走了。计春笑道：“你只管跑，下午我不带你出去玩。”说着，整了一整衣服，走了出来。这时天色已经灰亮了，天上没有了星斗。豆腐店前的几块铺板都取下了。世良摆了一块板子，坐在店门口，板上叠了一叠布。他用铜勺子，在豆腐桶里舀起豆腐来，用布块继续的包豆干。你看两只袖子高高卷起，十个指头叠着布块，十分的快，一折两折，就包成一块豆干的皱形。那豆腐的汁水，由板子向下流着，流到门口的石沟里去，溅了不少的泥点，到他赤脚上去，他都不理会。他又继续在那里唱不成板眼的皮簧：“这才是，有子不教，父母之过；教子不严，师之惰！……”他看见计春走了出来，就向他笑着：“哟！孩子！你上学去了？”门口有两个赶早市买豆腐浆吃的，世良就指着计春，告诉他们道：“你看，这是我的儿子，今年十七岁，在省立模范中学初中班，考第一毕业了。你们看我周老头子不出吧？我还有这样一个儿子呢。”他看到计春遥遥而去，眼望了儿子的后影，只管微笑。计春见父亲如此得意，也是很欢喜，穿了那双新皮鞋，走着石板路橐橐作响。正走着，身后霹霹扑扑一阵脚步响，回头看时，却是菊芬跑了来。便停了脚笑问道：“你跑来作什么？你不是不理我就跑走了吗？”菊芬笑道：“谁教你不老老实实的呢。”计春笑道：“我还会老实的，你不要跟

着后面来。”菊芬撅了嘴道：“人家规规矩矩地来和你说话，你还是这样顽皮。”计春道：“什么规规矩矩的事。你不开口，我就知道你为什么来着？你不是问我下午不到公园去吗？”菊芬微笑道：“你若是不肯带我去，我就不去。”计春笑道：“你以后不躲我了吗？”菊芬撅了嘴一扭身子道：“你老是这个样子，我不和你说话了。”说毕，匆匆地就向回家的路上走。走了许远，回转头来，向计春看了一眼，跟着又走开了。计春本来是高兴，看了菊芬对他这番情形，格外的高兴。笑嘻嘻的走到学校里来了。他们的校长冯子云，是个提倡早起的人，平常已经是要学生早起，遇到了有什么庆典，他就特别的要人起早。所以今天这个初中毕业盛典，他又事先向学生预告：今天非特别加早不可。当周计春走到学校里来的时候，正好顶头遇到了校长。他笑着向他道：“周计春！你是考毕业考试的第一人，怎么你到校的时候，却摊到了第二三十名？这可有些美中不足呀！”计春是个自负勤快的学生，听了这话，心里着实是不痛快。但是看看同班的学生，真到了有二三十名。这是一件事实，叫自己实在无法可以去分辩，只好红了脸，答应着一声是，自己就悄悄地走到同班里面去了。果然，今天一切都早。一线金黄色的太阳，刚刚照到院子里高墙上的时候，便已咣咣的打着上堂钟，开始举行毕业典礼了。学生都穿了整齐的制服，鱼贯上堂；堂上高叉着两面大旗，四周贴着一些红绿纸的标语；门窗上扎着松枝的花圈，平常一个每日看到的大礼堂，这便有些不同的景象了。只是有一项更为别致的：就是正面墙上，更添了几张人物图画，是一般学生所认为不可解的。学生教员们上了堂，照着一切仪式举行过了之后，校长坐在讲台上面喊了毕业生的名字，挨了次序，开始发给毕业文凭。当然，喊到第一名，便是周计春。他由群座里站立起来，走向讲台前面去。他行了一个鞠躬礼，两手捧着，在校长手上接过文凭来。冯子云道：“周计春！你这次考第一，当然是你平常还用功；然而这不是根本原因，根本原因，可是为着你是个穷苦出身。你在书本上，当然知道世界上已经有不少的伟人，都是从穷苦里出身的。那么，你自己时时刻刻记着你是穷苦出身，时时刻刻记着要作一个伟人；你虽不必有什么大的成就，至少你不失为一个人类中的人。我很看得起你，在这墙上挂了几张图画，让大家看看，这个意思是很深的。你瞧，是不是呢？”计春答应了一声是，再等校长的回话。冯子云道：“你坐回位子去，我有几句话和大家说。”计春坐回位子来，于是教职员席上，一一地喊着学生的名字，将文凭发散完了。最后，由校长向大家训话道：“诸位！文凭发完了，可以宣告礼毕了。但是我还有几句话，要和大家说一说。你们不是看到这墙上挂的几张图画，很不明白意思所在吗？然而诸位必定相信，在今日忽然把这画张挂起来，决不能是毫无意思的。我可以告诉诸位，这是我们一个毕业同学的历史；现在我们可以把墙上挂的几张画，一张一张看了去。”大家听了校长的话，随着他手指的所在看去：这第一张，是画着一个小学校室的课室，由墙上打开的窗户看了

去,可以看到里面坐了许多小学生;在这窗户外面墙脚下,坐了一个蓬头赤脚的孩子,半侧了头,似乎静静地听里面的书声。第二张,是一片水田;水田里有个老人,赶着一条牛在那里耕田,有一个小孩子,捧了一本书,坐在田岸一棵树下看。第三张,是雪景;小学校门口,雪深数尺,一个老人,撑了一把伞,在大门外等着人的样子。第四张画,是老人推了一小车子零碎东西在路上走,小孩子挑了一副担子跟着;又一个小孩子牵了牛向别条路上去,老人回头望着牛和后面一丛人家,有依依不舍的样子。第五幅,是老人在一盏油灯光下磨豆腐,那小孩子捧了一块石板,在灯光下用石笔习算术。第六张,没有人物,只是烟水苍茫,一幅很渺茫的画景。那校长将六幅画一一指给同堂的学生看了,因问大家道:“诸位看了这六幅画,有些明白吗?我想就是明自,也不知道所以然。现在我告诉诸位,这就是我们这次初中考试,考第一的周计春的历史。他自然是个有天才的学生,然而有天才,没有求学问的机会,也是枉然;有了天才,有了机会,自己不去努力,依然是枉然。他有了读书的天才,又得了他一个贤明的父亲,竭力帮助他,于是他自己不能不努力,就得有今天。这一至五的五幅画,便是实实在在的,描写他求学的过程。可是一个求深造的青年,在初中毕业,那正是登塔的人,进门口后,刚踏上第一层;以后由高中而大学,由大学而大学研究院,层次还多。他真正要做一个社会上有用的人,以后要格外的努力。不过人的年岁大了,容易受外物的引诱。他以后是否能这样用功?我不得而知。而且读书越到后面,花钱越多,图画上那个老人,是否能胜这经济上的负担?也不得而知。所以这第六幅画,却是云水苍茫的一种情形了。在这段故事演过之后,诸位可以知道年轻人读书,应当如何去应付环境;又当知道年轻人得有书读,是一种多大的幸福。你们不要错过我这一番用心呀!”校长说毕,大家鼓起掌来。校长又道:“我很荣幸,今天看到诸位毕业,尤其是一个看牛孩子变作豆腐店小老板的人,考了第一。开会以后,我们有个聚餐会,我主张把这豆腐店的老板请了来,让他报告苦心苦力,教儿子读书的经过。你们嫌不嫌他是一个豆腐店的老板,不肯同席?”学生们听说,就乱喊着肯同席,欢迎欢迎!还有一个学生站起来道:“我们很佩服这个劳苦的老人。我和他是邻居,我知道他是很受累的。今天周计春毕业了,他累也受够了。我们后生,应给予他一种精神上的安慰,我主张学生推四个代表去欢迎他来。”这位学生一说,校长还没有表示可否,学生里面,早如雷似的,大家鼓起掌来。校长看到学生这番狂热,也不能加以拦阻,于是校长宣告礼成之后,学生们就推出了四个代表去欢迎周世良。到了在膳堂上开师生聚餐会的时候,这个单独的奇怪来宾,被四个学生代表,引着入席了。这种聚餐会的席次,是列着七张方桌子,摆成个人字形。那最上一张桌子,是教职员,而教职员的首席,让给豆腐店老板了。当他走进膳堂来的时候,大家的目光,就都射到他的身上;只见他上身穿了一件蓝旧布褂子,既不长,又不短,却

是齐平膝盖。下身穿了短脚裤，一双白的长筒大布袜子，恰和长衣相接。他似乎知道这是一种典礼，还特意的戴了一顶软胚麦草帽来；又知道是以脱帽为敬的，于是手上又把这顶焦黄色的软胚草帽子拿着。不过他那瘦削的脸上，也不知是得意，或者是难为情，却烘托出一重若隐若现的红色来。校长冯子云是特别的优待，迎上前接过他手上的一顶麦草帽，将他请到首席上来坐着。周世良向教职员拱拱手，然后又向在座的大家拱拱手，这才坐下去。校长于是站起来道：“诸位！我们忝为知识分子，不能有阶级观念。但是不在我们知识分子里面的人，他知道这样卖苦力，这样让儿子去求知识，这是可取的。然而像前二十年，父亲让儿子读书，以便儿子将来做官，家里发财，这是将来求利的办法，社会上并不需要这种人。至于这个卖苦力教儿子读书的人，他的目的，只是希望儿子做个工程师，这不是平常一个豆腐师的思想。我们知道中国正缺乏这种人才，这是一种为社会谋利益的举动，这人值得崇拜。诸位！不用我说，你们知道这人是谁吧？”校长说毕，大家如雷似的鼓起掌来，于是许多人狂喊着：“请周老先生演说！”周世良的脸越发红了，只管摸了稀稀的长胡子，向四处告罪，说是不会演说。谦让了许久，还是校长出来折衷两可，叫周计春代表父亲演说几句，然而让周世良用谈话式的办法，一面吃饭，一面报告他教养儿子的经过。这才大家赞成了。周计春先站起来演说道：“大家这样看得起我父子，我父子真是惭愧，以后更当努力。刚才校长说：家父不是平常一个豆腐师。这不敢当。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又在封建式的农村里长到了老，他怎样又会知道读书不是为了作官，而是教后生去谋人群社会的利益？归根起来，还要归功乡下的刘校长和这里的冯校长。因为这两位校长，肯和我父亲交朋友，教我父亲这样做，教我这样做；我现在代表家父答谢诸位，还向校长表示敬意。”于是他一鞠躬。绕了一个弯子，归功到校长身上。大家都鼓起掌来。周计春回了席，校长道：“我们不用客套，也不用多废话，耽误了吃饭的时间。西洋人吃饭，是喜欢奏乐的；中国人也有这样一个高雅的典故：‘读汉书下酒。’现在，我们请周老板慢慢地讲他教儿子读书的经过，大家静静听。这是一段实在的故事，这比音乐有趣，这比汉书高雅！大家都要听着，先敬周老板一杯。”于是校长首先端起杯子来，引着大家喝酒。周世良真不料一个豆腐店里的老板，今天这样出风头，心中只管是痛快，自己却不知如何是好。陪着大家喝过了一杯酒，他用手摸摸胡子，又比一比面前的筷子，却笑着向校长道：“我实在不会演说。”冯子云笑道：“你不会演说，你谈话总是会的。你只当屋子里并没有坐这些人，就只我一个，你慢慢地和我谈话就是了。”周世良到了这种情形之下，就是想不说也不可能，只得振作精神，和冯校长说着。他起先说时，很有些难为情的样子，到了后来，他说得多了，也就忘其所以然，滔滔的谈个不绝了。这下一回书起，便是周世良在酒席上报告他卖产教儿子读书，由乡村到城市来的经过。

第二回

小试天才牵牛联旧句

高谈人事移榻受新知

在六月中旬的时候，日子是正长。太阳正当着顶，天气只管热起来，只听着村子前后的知了虫喳喳地叫着，这便是暑天空气炎热的一种征象。在水田里的庄稼人，这时都感到了一种疲倦；有的单独睡在绿荫下，有的两三个人一处，坐在屋檐下石板上，带打着盹，带抽烟说话。一个临水塘环立的庄子，周围围着绿树，东南风由塘水面上吹了来，吹着水边的杨柳树条，仿佛着瑟瑟有声，这更增加了正午的一种寂寞。但是在塘的那岸，正好有一个三圣庙，庙里原来是一所经馆。这几年来，教经馆的秀才夫子，不能维持原状，把经馆散了，于是改了县立东乡第五小学。这个日子，还不曾放着暑假，学生同起同落的正念着功课。临着南面的高墙，开着窗子，迎风进来，窗子外是一株高入云霄的老冬青树，树荫下正有一片打稻场。冬青树已是有上百年的岁数了，它的老根，由地皮上拱了出来。在打稻场的一边，设着一条长的矮凳。这时树根上坐着一个十三四岁的孩子，他拱起两只膝盖，撑着两只手，托住了他的下巴，他一点响声也不发出。冬青树兜子上，丛生着许多幼年枝，枝上拴着一条牛，那牛低了头，站着不动；眼皮下垂，正像农人一般，想得着片刻的午睡；同时，它不住的回嚼着胃里反出来的草料，唧唧有声，打破了这小孩子身边的寂寞。约莫有半小时之久，这窗子里的书声，突然停止。接着又哄的一声，朝西的庙门开了。庙中孩子们，如潮水一般拥了出来，有几个学生，看到了这孩子，就笑着道：“小牛子！你又来偷听我们的书了。没有钱念书偷着听，不要脸！不要脸！”小牛子听了这话，不肯忍受，也就向学生们反骂，于是他一个人和大群人吵着一团。大门里闪出一个教员来，喝着道：“你们还没有离开学堂的门，就要大闹吗？”学生们看先生来了，又是哄的一声散开，只剩了那和一群学生为敌的小牛子，牵了牛绳子，反着两手在背后，有一步没一步的，要离开学堂附近。这位先生向他招了两招手道：“小牛子！你来，我来问你。”小牛子于是掉转身来，向先生望着。先生走上前

一步，拉着他光了臂膀子的一只手，向他脸上望着道：“你搁着牛不去放，到学堂外面来乘凉，我问你是躲懒呢？你还是想读书呢？”小牛子道：“我天天要做的事，我天天都做了。我躲什么懒呢？”先生道：“那么，你真是为了要偷着听读书来的了。但是你知道读书有什么好处呢？”小牛子道：“我从前本来读书的，我爹说读书一年要花许多钱，家里的牛，没有人管，交人带着看，每年还要贴掉两块钱，所以我就不读书了。我想着读书多好，将来进学做官，坐自治局，做大老爹；（注：皖俗，乡人称土豪劣绅曰大老爹。）我现在给人看牛，到老不过是个庄稼人。”这位先生听说，不由得哈哈大笑道：“你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就想做大老爹，怪不得大老爹走红了。你说，做大老爹又有什么好处呢？”小牛子笑道：“先生！你是故意着这样问的吧？买田卖地要请大老爹，打官司也要请大老爹，有红白喜事也要请大老爹，大老爹出门坐篮子，（注：此为皖中山地数县之物。蔑制一巨篮，长可六尺，以木架托之，以被为垫，人坐卧其中，夹以二杠，二人抬之。凡篮，夫可抬其妻，父可以抬其子，若易篮为轿，有抬之者，则引为奇耻大辱。）吃酒坐一席头，夏天穿袜子鞋，撑洋伞，多么好呢？”他说着话，两只赤脚板，轮流的弯了大拇脚指头在地上画字。这位教员只管和小牛子说着话，把这学校里的刘校长引出来了。他问明白原因，见小牛子的大拇脚指头，依然在地上画着字，画的是神童诗：“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刘校长向着他笑道：“你以前念过几年书？”小牛子道：“念过四年书。”刘校长道：“你开过讲吗？”小牛子道：“二论引端，讲了一半。我要没有开过讲，我也就不知道读书的好处了。”刘校长道：“你开过笔吗？”小牛子道：“做过破承题，从前王先生说，若在前清，我一定会进的。”刘校长笑道：“了不得！这一套全明白。什么叫进？我来问你。”小牛子道：“就是中秀才呀！”刘校长笑道：“哦！你自负会进学，我倒要考你一考。你果然把破承题作得不错，国文会懂得一些的，我可以造就造就你。我出一个孟子上的题目，你顺口做一个破题出来试试看，题目就是‘牛何之’。”小牛子望了他笑道：“你真要我作吗？”他说着话，将牵牛绳子虚出两尺来，只管晃着打旋转。刘校长正色道：“不是我和你说笑话。我看到你常到学堂外面来，偷着听读书，倒是个好孩子，只可惜没有遇到好先生，我要试一试你是不是有读书的天才。你若有，我可以造就你一下子；你若没有读书的天才，以后好好地去放牛，不要耽误你的工夫，又在学堂外面惹是非。我限你太阳晒到这个地方，你要念出来。”说着，用脚在墙荫上画了一道线。小牛子看到校长真要考他，他便笑道：“用不着那样久，我这就可以做。”于是他微昂着头，望了天上，身子摆荡着，口里念念有词，刘校长不觉笑道：“果然是这个味儿。”小牛子出了神了，却也没有注意到他的批评，口里嚷着更有味。最后，他恍然如有所得，就向刘校长笑道：“有了。就是‘王有意于牛，惟其去之是念焉’。”刘校长听了，不觉用脚一顿。心想：他真是这一路货，可惜可惜。那一位教员没有赶上八股时代，也不知道

八股中这趣味。就笑问道：“校长！他做得怎么样啦？”刘校长笑道：“我长在这风气闭塞的潜山县，虽是三十来岁了，但也像小牛子一样，得了良师指导，玩过一两年的八股，所以我很知道。刚才他答的破题，很能传‘牛何之’这三个字的神。这个孩子，的确聪明，他有知识欲，这不算稀奇。”小牛子道：“我做得怎么样？你看，太阳还没有晒到你脚画的那个地方，能交卷不能交卷呢？”刘校长笑着点了点头道：“行了。晚上没事，我去找你爹谈谈。”小牛子道：“你若是答应我到学堂里读书，不收我的学费，我爹就肯让我读书的。”刘校长笑着点了点头，于是小牛子很高兴的牵着牛走了。教员问道：“校长认得这孩子的父亲吗？”刘校长道：“他父亲叫周世良，四十七八岁了，就是这个儿子。他女人早五年就死了，他不肯续弦，一来是要增他室家之累；二来怕这孩子，不能同继母合作，所以他对于这个孩子，却是父兼母职，怪可怜的。”教员道：“家境大概是很穷的了。”刘校长道：“自己有几斗种，又插有人家田一石多种，（注：田以下稻种若干计算，故曰若干种。插人家田，即作佃户之谓。一石种，约纳税四亩，其面积大小无定。）吃饭是顾得来，但是人手不够用，所以他要儿子留在身边学庄稼。再过两三年，这孩子就可以当半个庄稼人用了。”教员叹了一口气道：“因贫穷而埋没了的天才，大概不知道多少。像校长这样的人，假使经济上有人帮助，我想也不至于毕业以后，到乡下来过粉笔生活。”刘校长并不答复什么，只是微笑了一笑。抬头看去，乡下人家烟囱里青烟，正一条乌龙也似向半空里伸张着，这正可以表示着吃午饭的时候到了。刘校长笑道：“我们吃饭去罢，这是人生大事。”两位先生走了，这个打稻场上，复归入寂静的环境之下。但是不到十分钟，有个光了脊梁，身披蓝布巾，荷着一把长锄的人走了过来。他在打稻场上看了一遍，叹了一口气道：“他倒没有来。”于是就转身走了。这人就是那小牛子的父亲周世良，来找儿子来了。他没有看到儿子，荷着锄子，走了回去了。他家是一所大庄屋的披房，两个茅屋，两间瓦屋，瓦屋是作了稻仓和卧室；那厨房和堆置农具的地方，就占有两间茅屋了。他走回家来，在门边放下了锄子，直奔厨房。他自己是早把饭作好了，锅盖上放了两只瓦碗，装着些腌菜，和炒老苋菜干。他肚子实在是饿了，那锅盖缝里，冒出热气来，阵阵的令人闻到黄米饭香，更引得他饥肠辘辘，只是想吃。但是想到儿子没有回来，他也是一样的饿，他既没有吃，自己何必先吃。于是在裤带子上取下了吊皮荷包的旱烟袋，坐在一把矮竹椅上，望了灶上的菜出神。他抽了两筒烟，听到窗子外牛蹄踏土声，回头看时，儿子戴的草帽子，由窗户外过去。他心里这就想着，儿子长的有这样高了，在窗子里可以看见窗子外的帽子，多么可喜！自己在窗子外头，也不过伸了头，可以看到窗子里面而已。一会工夫儿子也就赶上了。想到了这里，不由得口里喷出烟来，微微地笑着。小牛子进来了，问道：“爹！你哪里去了？刚才我回来，没有看到你，我又牵了牛到田坂上去找你，你又不在那里，我怕家里的饭烧糊了，只好先